

每逢夏季来临,我就会想起丁老师,想起那个夏天我的病友们所做的一切努力……

共青森林公园有一大块场地,那里有几棵高大的樟树,树下有许多石桌石凳可供人歇息。每年的盛夏,我们大都

在八时前结束体能锻炼,然后坐在一起休息、交流。偶尔就着石桌摆开楚河汉界,杀得天昏地暗,或者老 K、Q 比拼一番甚是逍遥。几年下来,那里成了我们癌症康复患者的大本营,许多新患者慕名而来,与老会员结交交流、咨询。

丁老师就是这样成了我们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的会员的。他 50 开外的年纪,不高个子,看上去还壮实。那时

他康复得不错,可能和他当过体育老师有关。表面上,他不苟言笑,其实是一个快活的人。为了逗病友们开心,他总是说笑话。

后来,我们隐隐约约知道丁老师家里有一个离婚再娶的年轻妻子,他患肺癌后夫妻关系日趋冷淡。于是我们尽量拉丁老师多参加一些活动,以减轻他生活中的不快。

2 年左右的时间过去了。突然,有一段时



沈海滨摄影



哥俩好

在科学技术与现代文明发达的今天,在遥远的云贵高原紫云县的一个大山洞里,竟然还六居着一个村寨。这个名叫格井村中洞组的村寨,有 18 户 87 人,全是苗族。千百年来,他们居住在山洞里,在乱石缝隙中播种玉米、瓜果,采集野菜以为食,祖祖辈辈过着蛮荒时代原始人般的生活。由于交通阻隔,山洞里的人与世隔绝,人类现代文明的春风好像吹不进这个深山老洞似的。但其实不然,就在这个“山顶洞人”穴居的大山洞里,竟然还有一所小学校。象征现代文明的学校怎么办进了大山洞?那天,怀着探秘的心情,我走进了神奇的紫云大山。

走进紫云茫茫的群山,只见山连山,峰叠峰,岭接岭,抬头看,山峰高得直冲云天,低头看,狭谷深得吓人。通往中洞的路险得连牛马都无法通行,不少地方,我和陪同上山的水塘镇教育辅导站长施光林,只好像猴子一样攀着石头往上爬。从山脚到大山洞垂直距离虽然只有 1500 米,我们攀来爬去,东绕西拐耗费两个多小时才到达洞口。

山洞很大,洞口有 110 米宽,洞深足有 200 多米。洞顶

圈就红了……

最后的人生路上,丁老师走得快乐而温馨。每一天,他在见到病友的第一眼时,尽管癌痛无情折磨着他,但他仍笑得那么开心。

已经记不清轮到小王她们去看丁老师是第几批了。那天,当她们汗流浹背赶到桃浦医院时,却再也没有看到丁老师的笑脸,丁老师的家人把她们拦在门口,告诉说:丁老师几分钟前已经走了。

“让我们送送他吧!”她们来到病床前,看到丁老师并没有合上的双眼,似乎在期待什么。一位病友弯下腰,对着丁老师的耳朵大声说:“丁老师,我们看你来了!”话音刚落,她们看到一生中无法忘怀的情景:丁老师的眼睛竟合上了,而两颗硕大的泪珠,渗出了他的眼角,缓缓流了下来……

病友们之间的相濡以沫,给了丁老师温暖的临终关爱。



袁杰
削铁如泥
(二字铁路用语)
昨日谜面:希望异地取款
(四字称谓)
谜底:外企金领(注:别解为“在外地企望能把钱领到”)

解放初,上海的市立小学统称国民学校。1951 年初,上海市教育局报请市政府核准,自 2 月 1 日起,将全市国民学校“一律改称小学”。2 月 16 日的《大公报》对此作了报道。

改称后,众多小学如何命名区分?“校名则以各校所在地行政区划名及路名为名,如在同一路上有一个以上小学者,另冠以数字区别之;中心小学冠区名不冠路名,立别同时废除。”(立别:指原学校名前冠冠以的国立、市立)例如,“原称上海市立蓬莱区朝宗国民学校,蓬莱区仓基国民学校,按新规定即应改称为上海市蓬莱区中华路第一小学与第二小学;原称上海市立第五区第一中心国民学校,则改称上海市嵩山区第一中心小学等是。”

另外,“工人夜校改称职工工业余学校,一律冠以行政区划名及数序。如原称上海市立第三十六工人夜校,改称上海市普陀区第二职工业余学校。市立补校及社教机关名称,亦经分别重行审定改称。至市立中学及工农学校如何改称,市教育局正在研究中。”

如今,这些曾经“统一化”的小学校名,改革开放后又“百花齐放”了。

上挂着许多大小不一的钟乳石,熠熠闪亮。由于洞口宽阔,山洞里光线十分充足。洞里的地面平坦,好似水泥铺就的一般。洞里的 18 户居民的住房,分成两排列于两边洞壁下,井然有序。洞中间的平地则成全村人的公共活动场地。

洞穴的居民,每家每户都有各自的住房。住房很简陋,只有竹篱围墙,没有屋顶,即使是猪圈和鸡舍也没有顶。因为山洞不怕风吹雨淋,屋顶是没有必要的。

施光林这位苗族汉子指着距山洞一里多远的山梁告诉我:“你看,梁子上,政府给每家人都盖了一幢瓦房,请他们搬出山洞。但他们说,我们住惯了山洞,冬暖夏凉,冬天不用烧火炉,搬出洞,还要下山背煤烧火。有两家人搬走了,还有 18 家,就是不搬,依然住在洞里。”

当我们走进一家农户时,我吃惊地发现房子里亮着电灯,一位 60 多岁的苗族大妈

闲暇无事,性喜读书,近览汪荣祖先生之《史学九章》,于开篇介绍了英国史家爱德华·吉本及其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一书,称赞吉氏行文汪洋恣肆,并举出数例,中有一句“罗马胜焉,而艺屈于希腊”,印象深刻,虽掩卷之余,仍不免时时思之。

诚然,罗马之胜,帝国千年,但当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克君士坦丁堡的那一刻起,斜阳残照,遂成绝响,只留下废墟遗址供后人凭吊,徒叹天地之悠悠!而与此相对的则是希腊之艺,希腊之文明,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,绵延不息,光彩依旧,成为人类文明起源之一。对此,不禁要问,当时的一胜一屈,到最后究竟是谁胜谁屈呢?

纵观古往今来,其实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。回想两千多年前的屈原,“披发行吟泽畔,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”,面对小人的谗言,攻击和倾轧,屈原输了,随之而来的是君

亲爱的儿子:

最近一次接到你的电话,已是两个多月以前,不知现在过得如何?爸妈知道你一定工作繁忙,无暇联络。无奈爸妈思儿心切,因此给你发这封 E-mail。

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约你宝贵的时间,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了解你近况的愿望,爸妈把要说的话设计成以下题目:

一、你最近的身体状况:
A.很好 B.一般 C.感觉不大舒服 D.曾上医院

二、你最近的工作情况:
A.很忙,生意很好 B.还过得去,马马虎虎 C.别提了,焦头烂额

三、你最近的心情:
A.愉悦 B.正常 C.郁闷 D.痛苦

四、你跟儿媳的感情:
A.很融洽 B.还凑合 C.发生了矛盾

五、我们的小孙子:
A.还在咿呀学语 B.会叫爸妈了 C.已经会说话了

六、你们打算啥时候回家看看?
A.一个月后 B.二个月或三个月后 D.说不准

儿子,你看完这封邮件,请在选项上直接打勾,然后点击“发送”就行了。盼早日得到你的回信!

想你的爸妈
x年x月x日

我家旁边的公园里,有一处跑马场,或曰遛马场也可。闲暇之时,总有些帅哥靓妹来此骑马,多数是那马儿陪他们遛遛,没有谁可以放开胆子跑。偶尔,有一两个汉子来此,那马儿们便马眼放光,嘶嘶长鸣,仿佛遇到故人。那马在跑马场里飞奔,连同马上的汉子,一路风驰电掣,看得连放马人都瞪直了眼睛。

正坐在那看电视。

“大山洞里也能收看电视?”我问道。

苗族大妈非常热情,好客,她侃侃而谈:“过去,看电视想都没得想过。现在,政府非常关心我们,在山洞安了个‘大盖’(电视卫星接收器),住在洞里的人家家都看得上电视了!”

施站长领我参观了位于大山洞最里部的中洞小学。学校的教室和办公室也是只有围墙没有屋顶的,学校还有比较宽阔的篮球场,虽然是办在山洞里,教学仪器应该配备的也都齐全。学校有四台电脑,但因为山洞里面湿度大,电脑受潮损坏,现在只有一台电脑可以使用。电脑负责人告诉我,开始,他们在山洞里办扫盲班。以后又在山洞里的广场办了有 13 名孩子参加的读书班。渐渐地,来山洞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多,目前,四周山区来读书的已有 180 多人,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办了,教师也由原来的 2 人增加到 8 人。

山洞村寨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,因为没有田种水稻,村民们还吃不上大米,只能靠瓜菜玉米过日子。最重要的问题是,若交通不改变,村寨就摆脱不了与世隔绝的状况。

希腊赢得永恒

奚俊

王的疏远,他乡的流放,忧愁苦闷无以倾诉,虽质之《离骚》,发诸《天问》,也无可奈何,留给诗人的惟有《哀郢》时的那份悲凉!然而诗人真的输了吗?其实屈原并没有输。翻开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,有这样一句话:“适长沙,见屈原所自沉渊,未尝不垂涕,想见其为人。”当司马迁记录下这样一段感受的时候,其实也为千百年来的所有后来者表达了一份由衷的敬意!如今,屈原用自己生命谱写的“离骚”之魂,早已熔铸进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,其伟大与不朽,虽与日月争光可也!

屈原走了,怀着对祖国的无限眷恋,怀石自沉,然而沿着他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代不乏人。从“孤舟一系故园心”的杜甫,“零丁洋里

近几年,南汇水蜜桃的品种越来越多,品相也越来越好,加上媒体的强势宣传,惹得市民们趋之若鹜。前段时间,朋友们不听我这个南汇“老果园”的劝阻,“私奔”南汇某桃园,欲先尝为快。结果回来却说南汇的水蜜桃不好吃,一副上当受骗的样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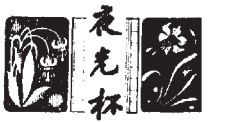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,六七月份上市的桃子,大都为早生,苍黄、早晚白风等品种,都不属于水蜜桃范畴,就像市场上叫卖的南汇 8424 西瓜,货真价实的有多少?真正吃水蜜桃的日子是在每年 8 月 10 号左右。这里,我说的是老品种玉露水蜜桃,可不是改良后的又大又好看的新品种。其时,玉露水蜜桃已上市一星期左右,没有上市伊始的涩嘴,也没有落市时的酸味。该桃个不大,1 斤 4 只左右,玉色中泛着霞红,味甜爽清口,气郁芬芳。放几个在房间,桃香扑鼻。但市场上供应的大都是七八分熟的,因为玉露水蜜桃太娇嫩,长熟了经不得一点点晃动,哪怕采摘时也要轻手轻脚,否则就会泛出碰伤的指印。这七八分熟的,滋味当然比成熟的差些了。

要吃顶级的玉露水蜜桃,须到农家果园中现摘现吃。这要把握好时间,一定是连续几个晴天后,这样的水蜜桃就不会被雨水稀释了糖度。在果园中要挑壮年树上的桃子,并且是已十分熟,摘下来就能剥皮的那种,汁多味甜,入口即溶,幽香满嘴。倘用手把桃子四周捏软,用一管吸之,比之琼浆玉液也不逊色。更考究的,吃前放在桶里吊在井中一两小时,滋味就更清凉甜润了。

这些马,我也甚爱,常常看着看着,便看成了故事。最让我心折的是一匹黑马,会不会是“乌骓”的后裔?何谓“乌骓”?当年楚霸王项羽之坐骑也!说那乌骓,与项羽在乌江边泣别,随泗水亭长渡江而去。及至过江,回望主人,见楚霸王于重围中与敌短兵相接,拼死搏杀,血溅战衣!那乌骓怒目喷火、昂首悲鸣,恨不能与主人会合,共赴死地。待看到楚霸王自刎身死,且被那一众汉军拥而分尸,乌骓马仰天长嘶,泪如雨下,倒地而亡。

这样的战马,情同手足,胜似兄弟,一旦与英雄男儿会合,便上演了一出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英雄壮歌。人与马,原来有这样深的情分。

另一位与马有生死之交的乃是岳飞岳将军。他拼搏沙场,与英俊良马共赴劫难,在那箭雨刀丛中真格是马如旋风、人似蛟龙。有一回,高宗问岳飞:“你的战骑如何?”岳飞回道:“臣有二马,日可啖豆数斗,饮泉一斛,然非精洁则不受。若遇长途跋涉,初不疾行,行百里后始觉迅



夜光杯